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丁法章散文选/丁法章著. —上海: 文汇出版社, 2003. 4
ISBN 7-80676-336-8

I. 丁... II. 丁... III. ①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②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12297 号

丁法章散文选

著 作 / 丁法章

责任编辑 / 钱汉东

封面装帧 / 周夏萍

出版发行 / 文匯出版社

上海市虎丘路 50 号

(邮政编码 200002)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 上海长阳印刷厂

版 次 / 2003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850×1168 1/32

字 数 / 295 千

印 张 / 13.125

印 数 / 1—4 000

ISBN 7-80676-336-8/G·170

定 价 / 20 元

本版图书如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

目摇摇录

代序

摇巧得丁总新“教程” 范敬宜(员)

第一辑摇回望人生

精神伴侣 (猿)

我的新闻缘 (远)

从当记者到做教师 (怨)

在《青年报》当总编辑 (员圆)

步入《新民晚报》之门 (员圆)

我爱晚报 (员缘)

“老总”不好当 (员愿)

灯下常念老社长 (猿圆)

悠悠故乡情 (猿缘)

神交《夜光杯》 (猿苑)

健身“三诀” (源圆)

春天的故事 (源圆)

在花甲之年 (源源)

退居二线 (源源)

师恩难忘 (缘圆)

我的第一本书	(缘缘)
莘莘学子的情怀	(缘苑)
我的“新民情结”	(远员)
附：历史的秘书	
——丁法章的足迹.....	杨摇格(远源)

第二辑摇浪迹天涯

在教育之花盛开的友谊之邦	(苑员)
在美国教师家中作客	(苑源)
在那神秘的宝岛	(苑愿)
初访摩洛哥	(怨猿)
隔洋同阅当天报	(员缘象)
乐为游子谱新篇	(员苑苑)
让春燕飞翔在异国他乡	(员怨怨)
终身难忘的接见	(员怨猿)
难忘的拉美之行	(员怨愿)

第三辑摇乐做嫁衣

跋涉的成功	(员缘象)
成长者的足迹	(员缘苑)
毅力使然	(员怨怨)
学会在市场经济大海中遨游	(员远员)
酿制佳品的蜜蜂	(员怨猿)
穿越“死亡之海”的强者	(员缘象)
推荐《上海游》	(员苑苑)
读书·做人·成才	(员怨怨)

写在《古玩宝斋》丛书出版之际	(袁园)
这样的采写指南好	(袁源)
在“晚”字上创名牌	(袁远)
有志者事竟成	(袁远)
用心血凝成的文字	(袁源)
盛世花事好	(袁远)
《市井故事》值得一读	(袁远)
生活造就了她	(袁源)
敬业乃成功之母	(袁源)
值得探索的“晚报现象”	(袁苑)
不知疲倦的“牛大夫”	(袁苑)
一位新闻工作者的成功之路	(袁苑)
一部不可多得的宝贵著作	(袁远)
在“墨雨”中度过每一天	(袁远)
一位“老新闻”的精神追求	(袁苑)
新闻媒体的旗帜	(袁缘)
难能可贵的探索	(袁远)
香自苦寒来	(袁源)
愿东楚“桂花酒”香飘万里	(袁源)

第四辑摇报海拾贝

两代青年报人一席谈	(袁远)
高校校报发展的春天	(袁远)
华东师大校报的可贵尝试	(袁源)
企业报要力求“切、新、活”	(袁远)
新年寄语一束	(袁远)

重温新闻工作 粤月说	(園緣)
本报今逢一万期	(園苑)
通讯员工作亟待强化	(園怨)
为创建晚报学而努力	(園愿)
晚报功能的再认识	(園远)
报坛楷模摇风范长存	(園元)
又一个新的里程碑	(園猿)
精心采写社会新闻	(園缘)
对读者观点的敬畏	(園愿)
恭祝其盛	(園原)
鼓励竞争动真格	(園元)
繁荣杂文创作	(園愿)
《信息日报》十年走出辉煌路	(園园)
如果..... ..	(園员)
也谈经济报道	(園源)
四海宾朋都是客	(園愿)
《消费报》改版成功的启示	(猿园)
献辞	(猿猿)
精品意识和一流报纸	(猿缘)
竞查之后致读者	(猿园)
为记者们壮行	(猿圆)
齐鲁人的“公关意识”	(猿猿)
向韬奋学习写言论	(猿缘)
促进报学研究的善举	(猿苑)
高树临清风摇雨悬导向明	(猿怨)
异曲同工摇曲尽精妙	(猿员)

葡萄美酒“夜光杯”	(猿园)
林放文章应无恙	(猿园)
三管齐下摇多出精品	(猿员)
晚报头版断想	(猿缘)
报业发展的重要一翼	(猿园)
《福州晚报》的贡献	(猿源)
晚报专刊刍议	(猿远)
把“三学”落到实处	(猿猿)
中国晚报事业的春天	(猿缘)
写在前面	(猿愿)
咬定质量不放松	(猿怨)
步入艺术殿堂的向导	(猿圆)
伴您走向成功	(猿源)
常青的事业	(猿苑)
母报 苑岁抒怀	(猿园)
发自黄浦江畔的祝愿	(猿猿)
开展新闻观教育的重中之重	(猿缘)
晚报应对挑战的几点思考	(猿愿)
向母报进一言	(猿员)
老将风范永不磨	(猿源)
赞“大公精神”	(猿苑)
向《大公报》学什么?	(猿怨)
晚报界“风光依旧”	(猿猿)
一举数得的应对方略	(猿远)
“三个代表”与晚报宣传	(猿愿)
万变不离其宗	(源园)

良好的开端 (源圆)

后记 (源源)

编后语：我读丁法章 钱汉东(源四)

巧得丁总新“教程”

——代序

范敬宜

摇摇我到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上任后,校方提出希望我开一门课:“新闻评论”或“评论与专栏”。我是办报出身,对这项任务自然义不容辞。

开课就得有教材。我过去虽然天天和评论打交道,也经常撰写和修改评论,却从未从理论上对评论写作作过系统的总结,对评论教学更无研究。现在要开评论课,按规定必须先向教务处上报采用的教材。说来惭愧,我对国内当前究竟有哪些比较权威的评论教学著作不甚了了,只好委托同事帮我收集。

几天之后,同事从图书馆给我捧来一大摞评论著作,我翻了一遍,大部分是评论写作的经验谈,缺少可供教学用的教程。正在发愁,终于发现了一本《新闻评论学》,丁法章著。“内容提要”上说,这是解放后我国第一本《新闻评论学》;再看一遍目录,也正符合教学需要。乃大喜过望,毅然拍板:“就报这本!”

丁法章同志,人称“丁总”,是我国著名新闻工作者,过去和他虽然交往不多,但是对他在上海报界的业绩和声誉非常了解,十分敬佩他的多方面才能。尤其是像他这样又办报、又教课、又

著书的,在总编辑中可谓凤毛麟角。十年前,我应他之邀,到上海参加一个全国性晚报工作会议,他亲自到机场接我,因为已过饭时,他爽快地答应了我的要求,在近郊一家路边小店吃了一碗菜汤面,方知他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人,不是讲究排场的“官”,更增加了对他的好感。现在得到了他的著作,自然倍感亲切。

我用了两天时间,从头至尾读完了这本《新闻评论学》,深深为它的体例之完备、内容之丰富、立论之精当、文字之活泼所倾服,唯一感到不足的是,此书作于1983年,距今已将近二十年,而这二十年中,我们国家已经发生巨大而深刻的变化,新闻媒体的变化尤其明显,评论的品种、技法也更趋多样化,更趋讲究和成熟,这些重要的新变化、新情况、新问题,自然不可能在二十年前的著作中即有充分反映,更不能苛求于编著者。好在基本框架很理想,我就满足了,问题只是如何增添一些新视点、新内容。

真是无巧不成书。今年远月四日,我应上海市委宣传部和市记协邀请,到上海讲课。下了飞机,想不到又是丁法章同志来接我。老友重逢,分外高兴。上车以后,他把随身携带的一个牛皮纸袋交给我说:“这是我最近出版的一本书,请你提提意见!”

我打开一看,又一次喜出望外,原来是最近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新闻评论教程》!

我说:“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来得正是关键时!你难道知道我正需要它?”

丁法章同志说:“那本《新闻评论学》出版以后,一直很受欢迎,后来修订过一次,共印了六万多册,还是供不应求。出版社的同志希望我根据近二十年来的新闻实践和新闻教学经验,再作一次全面修订,力求反映这门学科的最新水平。可是因为太

忙,迟迟未能完成。今年春节以后,出版社的同志限定我必须四月底以前交稿。我只好尽可能地辞掉外面一切活动,几乎天天闭门谢客,日夜兼程,有时真达到了废寝忘食,终于按时交稿、出版了。”

听了他的简单叙述,我非常感动。因为我知道他是新闻圈子里的大忙人,虽然已退居二线,兼职仍然很多。能够挤出这么多时间著书立说,太不容易。相比之下,我只能自愧弗如,甘拜下风。

在宾馆刚住下,上海就大雨倾盆。下雨正是读书天,干脆把预定的下午一切活动都取消,定下心来读这本《新闻评论教程》,边读边作笔记。这时才发现,这不是一般的修订,实际上是重写。特别是读到“电视新闻评论”、“网络新闻评论”等新章节时,不禁暗想真是天助我也,丁法章这本书怎么好像是专为我写似的……

(原载于 1994 年 9 月 1 日《新民晚报》)

第一辑

回
望
人
生

精神伴侣

我和书,可以用这样几句话来概括:

我爱书,几乎到了如痴如狂的地步;书对于我,可说是须臾不可离开的精神伴侣。是书,陪伴我从童稚岁月步入不惑之年;是书,让我获取知识,教我明白事理,成为我人生道路上不断有所长进的阶梯。这里,就谈谈我少年时代和书的故事吧!

我最早和书打交道,是从连环画开始的。记得当时我对连环画的喜爱,胜过小学的课本,只要一有零花钱,就会心甘情愿地泡在小人书摊上,贪婪地翻看着诸如《水浒传》、《封神演义》以及《董存瑞》、《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类连环画。有时为了多看几本,书摊的主人要我干什么都行。时间一长,由于讨得书摊主人的欢心,不花钱也可以看书了,小伙伴们对我都羡慕不已。

随着年岁的增长,自己的零花钱多起来了。实际上绝对值并不高,还是由祖父当着全家人的面宣布的数字,每月零用钱(相当于今天的五毛钱),其条件是我每天早晨必须完成扫地、洗碗的任务。我当时真高兴,因为毕竟有了一笔固定的收入,比平时三分两分向父母讨强多了。说来也怪,每月有了这笔固定的零用钱后,我就不再满足于租书看了,一种对书的强烈的占有欲开始萌生。于是,每次拿到零用钱就奔新华书店,选购自己喜爱的连环画图书,直到把钱花得一文不剩。就这样,不知不觉竟

买了几十本,每本书不知翻看了多少遍,后来还编了号,并有顺序地排放在家里客堂间的墙壁上,有时还免费向小伙伴们开放。我终于也成了书的主人了,心里甜滋滋的,比吃蜜糖还高兴。

进入初中后,不再迷恋连环画,兴趣开始转向文学读物了。当时学校和区图书馆里的文学名著,不管古今中外,只要有人推荐,都会借来阅读,谈不上有什么计划,有时甚至恨不得将书架上所有的书都借来读一遍。可以想像,不少书阅读时只能囫圇吞枣,并没有真正读懂。在阅读这些名著的同时,每月的零用钱则开始投放到订阅文学杂志上,《萌芽》、《文学青年》、《诗刊》等是我当时最喜爱的刊物。在阅读之余,渐渐产生了练笔的念头,很不成熟地写着各种体裁的文章,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做记者、当作家。

说来也怪,我第一篇发表的文章、第一次领取的稿费都是和书有关的。所谓文章,不过是我写给上海文艺出版社编辑同志的信,希望能够如期得到他们赠阅的用以介绍、评价新书的《文艺书刊》,想不到他们将这封信全文发表在这本刊物上,并寄给我 15000 元(相当于今天的 1500 元)的稿费。这更增添了我阅读和写作的兴趣,我毫不迟疑地将所得的稿酬买来了《论写作》、《苏联作家谈创作经验》等书。要知道,这一切都是在我未满 15 岁的少年时代发生的,我至今还珍藏着发表这篇处女作的 1955 年 1 月号《文艺书刊》。它对我这一生的事业、道路,可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啊!

光阴荏苒,一晃 40 多年过去了,我早已过了不惑之年。聊以自慰的是,如今我不仅做了记者,还担负一定的领导工作,真正实现了当年的夙愿。而且,在工作之余,我还写作并出版了两本共长达 200 多万字的书,即《新闻写作》与《新闻评论学》。这

同我自童年时代起就同书结下了不解之缘 ,以及多年来对书的嗜好日益深笃有着密切的联系。说实在的 ,由于工作繁忙 ,现在潜心读书的时间少了 ,但办报本身又何尝不是在研读一本生活的教科书呢 ?干这一行 ,虽然劳累点 ,但苦中有甜 ,苦中有乐 ,我甘于为此奋斗一辈子 !

(1985年 5月)

我的新闻缘

我干新闻这一行,如果从 1952 年大学毕业时算起,已有 30 个年头了。再过二三年,就到了我该退休的年龄,看样子,是要“一辈子从事新闻工作了”。联系我从事新闻工作的经历,从涉足新闻岗位到以后面临的几次变化,说明我同新闻还真有点缘分哩!

我出生在江苏盐城一个偏僻的水乡,那里自然条件很差,人称“旱涝灾害似虎狼,十年必有九年荒”。由于家境贫困,父亲和哥哥只读了两三年私塾,连书信也写不好。母亲和姐姐学校门都未跨过,斗大的字不识半升。直到 19 岁那年,已经是家乡解放的第二年,我才背起书包上学。1952 年,我随全家迁居上海,在一所私立小学当了三年级的插班生,总算开始了正规的学习生活。

兴许是穷人的孩子倍加珍惜读书机会的缘故,从小学到考入初中,到直升高中,我读书特别勤奋,从不用家长操心,学习成绩在班上总是名列前茅。尤其是语文成绩更为突出,作文经常被老师表扬,有时还贴在墙上让大家阅读。这愈发增添了 my 兴趣,开始偷偷地向报刊投稿,但屡投不中,退稿信接踵而来。1953 年秋天,我刚升入初中二年级,一篇记叙里弄真人真事的短文《半夜三更叫关灯》,被上海《青年报》发表了。看到自己写

的文章变成了铅字,在师生中传阅,还拿到了一笔稿费,高兴劲儿就别提了。我马上拿了稿费去附近新华书店买了一本《作家谈创作》的书,开始做起作家梦来了,可见当时是多么幼稚、多么单纯!

第一次成功给了我巨大的鼓舞,我在学好正课的同时,如痴如狂地阅读课外书籍,并在语文老师的指导下有计划地练笔。升入高中以后,我利用自己担任校团委副书记的有利条件,不断向青年报刊投稿,还担任了《青年报》的通讯员。可以说,正是从这时起,我的兴趣爱好开始从自发的阶段进入比较自觉的阶段,对新闻报道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55年夏天,我如愿以偿地考取了复旦大学新闻系,实现了梦寐以求的理想。拿到录取通知单的当晚,我彻夜未眠,浮想联翩,总算初圆了自己的记者梦。然而,此后所发生的一切并不是想像的那么顺当,我面临着一次又一次重新择业的考验……

1955年夏天,正当我们迎接分配、准备在新闻岗位上大展宏图的时候,一场史无前例的浩劫发生了。毕业分配整整被推迟了一年。由于我在校期间担任新闻系团总支书记,又是中共预备党员,在运动中充当了“铁杆老保”,被“理所当然”地分配到外地——江西省宜春地区。然而,在大部分同学不得不改行的情况下,在留上海的七八位同学只有一位分在新闻单位的局面下,我却因祸得福,被分配在宜春地区的《赣中报》工作,尽管暂时离别了亲人,但想到从事的毕竟是钟爱的新闻专业,心中总算得到了些许安慰。

但是好景不长,正当我在《赣中报》初露锋芒的时候,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江西省以学习河南灵宝县“精兵简政”的经验为由,砍掉了所有地区一级报

纸。面临离队的危险,新闻之神又一次降临于我:不但没有改行,还作为全报社“三个幸运儿”之一,被选送到《江西日报》社工作。在那儿,我写报道,搞评论,一晃就干了缘年,全省愿多个县跑了缘多个,次年就被提拔为言论组副组长。愿年秋天,为了照顾一位家庭有特殊困难的复旦新闻系女教师回南昌,同时也为了解决我夫妻分居的问题,经组织批准对调,我重返复旦新闻系当了教师。虽然工作性质发生了变化,但干的还是新闻这一行,因而我乐此不疲。愿年被破格晋升为讲师,还编撰出版了两本新闻业务专著。

出乎意料的是,根据工作需要,愿年愿月,组织上又调我出任上海《青年报》总编辑,愿年初又调任《新民晚报》第二把手,次年即升任党委书记兼总编辑,把我推上了新闻工作的领导岗位,使我得到了更全面的锻炼,这是我连做梦也不曾想到的。在对组织充满感激之余,我十分珍惜这个机会,在工作上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从爱新闻到学新闻,从干新闻到教新闻、管新闻,这就是我猿年来所走过的道路。你说我与新闻有没有缘分?

(愿年愿月)